



文／洪欣慈

「對我來說，我永遠以身為客家人為榮。」甜美的笑容加上毫不做作的氣質，這是星光五班的客家小公主—鍾依芹。從小在苗栗長大的她，平常在家裡便以客家話與父母溝通，因為這樣，她能講得一口標準的四縣客家話。在年輕人客家意識越來越淡的現在，她依然肩負著一種責任感，一種盡己所能為客家文化傳承奉獻的責任感。鍾依芹，這個年僅18歲的小女生，用她堅定的眼神、滿腹的熱誠，訴說著她的理想。

胎盤埋樹 象徵家族香火傳承

雖然生長在苗栗市，但鍾依芹說，她的老家在苗栗縣，建築是很傳統的三合院，現雖已沒有人居住，但宗祠依舊在那，仍然是凝聚全家人的精神象徵。據她表示，客家人是極為注重一個家族內成員的凝聚力，所以不論是什麼大大小小的節慶，家裡所有的親戚都不會缺席。客家人也非常重視一代一代生命的延續，有個習俗雖然到她這一代已經消失，但令她印象十分深刻：在他們老家有一棵很大的老樹，傳統的習俗會將新生兒的胎盤埋於樹下，象徵家族香火傳承與祈福之意。

當說到一般印象中客家的勤儉時，她認真思考了很久，回答說：「我覺得我們只是愛惜、珍惜我們所擁有的。」她覺得，是早期祖先飄洋過海，在這片土地上紮根的艱辛，造就了客家人這樣的特質。家中爸爸叔叔都能充分展現勤儉的美德，她雖不認為自己稱得上節儉，但的確對金錢的使用會比較注意。

客家傳統美食的滋味也深深地存在鍾依芹記憶中。一般人所熟知的薑絲大腸、客家小炒等，的確是道地的客家美味。像閩南人一樣，客家人在過年也會吃福菜，象徵新的一年有好福氣。在說到美食時，鍾依芹的臉上充滿開心滿足的笑容，興奮地想要向人推薦她熟悉的家鄉味。她

鍾依芹 星光五班的客家小公主

小學時，因為老師是擔任客家出版社的編輯，所以她有機會幫客家書籍錄製童謠錄音帶，雖說是簡單的歌謠，但在她年紀尚小的中心，是很開心能替發揚客語盡一份心力的，只要自己有能力，便不會拒絕這樣的機會。



■鍾依芹笑得很燦爛。(陳琦攝)

■對鍾依芹來說，在舞台上所獲得的成就感，是無法形容的。圖為鍾依芹(右一)於超級星光大道參賽期間的照片。(鍾依芹提供)

也說到，要推廣客家文化不只有硬梆梆的政策，像食物這麼貼近大家生活的管道，反而可以多加強調和經營。現在政府舉辦了很多大型的客家活動，像鍾依芹老家苗栗著名的桐花祭，每年往往吸引了大批的遊客。以她的角度來看，舉辦這類型的活動不但有助於提升苗栗地區的經濟，還帶動了地方一起為傳遞客家文化努力。

客語認證 工作的另一項武器

由於生長的環境多使用客語做為交流和溝通，鍾依芹從小到大參加過無數的母語演講、歌唱比賽，也在不斷的比賽中糾正自己的發音，但令她比較難過的是，很多參賽者其實發音不完全正確，在客語的傳承上，這一代真的遇到了危機。在還是小學時，因為老師是擔任客家出版社的編輯，所以她有機會幫客家書籍錄製童謠錄音帶，雖說是簡單的歌謠，但在她年紀尚小的中心，是很開心能替發揚客語盡一份心力的，只要自己有能力，便不會拒絕這樣的機會。

那既然語言是保存文化中這麼重要的一個環

節，身為道地客家人的鍾依芹，是否想過要去考客委會所辦的客語能力認證考試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事實上，在開辦的第一屆，她便已通過取得證書。就她自己來說，這個考試對客家人本身來說當然是很簡單，對其它族群來說，也十分實用，考題多半是生活化的詞彙，而且她認為，在這個證照越多越好的時代，這也是另一項武器。聽起來十分具正面意義，但講到這裡，鍾依芹臉上卻露出了些無奈，她表示，考題內容雖不錯，但試場秩序卻十分糟糕，作弊的一大堆。鍾依芹有些沉重地說：「客委會應好好發展重視這項認證，不要淪為無意義的措施。」

閩客差異 好像被刻意放大了

「我其實不喜歡大家將客家閩南族群分得那麼清楚。」鍾依芹突然冒出這麼一句，她表示，當然文化的差異性要被重視，但客家人跟閩南人並沒有必要分得那麼清楚，這樣好像無形中多了一條鴻溝，刻意放大彼此的差異。而且，她也認為，現在的媒體跟社會環境將客家很多形象太過

強化，例如：勤儉。雖然這真的是客家人很明顯的民族性格，但過度強調的結果就是一般大眾會認為客家人就是該那樣，但實則不然。

現在就讀世新廣電大一的鍾依芹，每每在他鄉遇到同是客家人的同學時，都常常以客語做溝通，除了讓自己多做練習，也能讓其他非客家人的同學學習。多說、多看客家電視台，不僅可以讓自己的客語能力一直處於高峰，也能多學到不同腔調的使用。「最重要的當然還是家庭。」鍾依芹說。語言的流動是需要一代傳一代的，而且現在很多年輕人可能會覺得學客語很「俗」，這時家庭便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她常聽爸爸說，以前爺爺都會搬著張小板凳，在月光明亮的夜晚，坐在曬穀場上說著老一輩的故事和流傳已久的俗語。但到了她這一代，很多古老的諺語已經慢慢在流失，正統的說法和腔調也慢慢不被強調，如何保存和延續，是鍾依芹一直在思索的問題。這個年紀小小的女生，雙力量雖然微弱，但仍緊握自己的理想，從自己能努力的方向下手，希望客家文化能一直一直以新的面貌傳承下去。

原來一首歌就是一齣戲

從小就愛唱歌的鍾依芹，小時候一開始只是跟著大人唱客家歌謠，慢慢地，便發現了唱歌的樂趣。本來只是純粹地想唱唱歌抒發情緒，因為一次因緣際會，媽媽幫忙報名了星光五班的徵選，開啓了她對歌唱的另一種新視野。

在星光五班的經歷，是鍾依芹生命中很寶貴的經驗，她說，她真的從老師和其他參賽者中學到很多；不僅僅是唱歌的技巧，還有一種對唱歌的態度。以前唱歌，只是唱給自己聽，沒有想過太多情感層面。後來進入星光，發現原來一首歌曲就是一齣戲劇，需要很多感情的投入，所唱出來的曲調才會動人、繚繞心頭久久不散。

問她有沒有想過在比賽裡演唱客家歌曲？她的回答是有，念頭有過但被節目工作人員反對。那會不會無奈？鍾依芹倒是笑得樂觀，她說，其實製作單位會反對不難理解，歌曲需要歌詞來傳遞意境，如果聽眾聽不懂，那感染力就會下降；更現實的問題是，連評審都聽不懂根本無法下評論。這是客家音樂的困境，屬於小眾所以更需要一些新元素來使傳統歌曲煥然一新。現在市場上也有很多客家歌手在為這方面努力，鍾依芹佩服這些音樂工作者，但她會擔心變革太快，傳統反而流逝太多，如何拿捏是重要課題。

那未來還會想在演藝圈發展嗎？鍾依芹倒是有想法，她堅定地告訴我們，她要發揮自己的所學，進入客家電視台工作。幕前幕後她都願意嘗試，目的是要保存客家文化盡一份心力。現在大家接觸到的客家節目多半來自客委會成立的客家電視台，鍾依芹回味起她小時候那個時代的客家電視台，她眼神清澈，認真地說：「現在的真的多元太多了。」她表示，自己平常也會看客家電視台節目，已經有很多各種類型的節目可以吸引到不同年齡層的人。而且有了這個電視台，客家創作人也不會苦無發表作品的管道。但鍾依芹說，要真正能讓大家了解客家，還是應要多製作些地方採訪的節目，讓觀眾發現最真實最傳統的客家。(洪欣慈)

陳秀蘭 節儉乾淨 很台的客家人

文／楊雅涵

身著一件灰色外衣，搭配便於行動的牛仔褲，歲月並沒有在陳秀蘭臉上留下太多痕跡，頂著幾絲白髮，她用自已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，活出了獨有的客家精神。初次見面時，聽她豪爽的大笑以及談吐，很難想像她是一位保守傳統的客家人，但是，「節儉乾淨」這四個字，卻是她生活的中心指標。

出身於民國46年間，祖籍在新竹芎林的陳秀

蘭，雖然祖籍芎林，但是陳秀蘭很小的時候便搬到南投集集居住，由於身邊會說客家話的人不多，加上父母並沒有刻意在家中使用客家話，在小學時期，陳秀蘭生活中的主要語言就只有閩南語。

對陳秀蘭而言，沒有甚麼童年不童年，因為當時家裡務農，放學回家的工作則是洗米煮飯，幫家裡餵養雞隻跟豬，很少會出去玩，更因為家裡窮，晚上若要念書就必須點油燈來照亮課本，不能多加浪費。她也提到小時候常發生的一件事，班上常常會有人沒錢讀書，要跟老師欠著錢，她自己也會經歷過沒錢念書的窘境，所以面對現代的小孩，她都會覺得他們很好命。還有一點與現在不同的則是，小時候陳秀蘭是與叔叔伯伯居住在一起的，

字正腔圓的閩南語 環境的浸染

文化上大家已經漸漸同化了。而她就是一位很台灣的客家人。最具體的例子便是觀看客家節目及電影，陳秀蘭並不會因為自己是客家人而特別轉到客家電視台，或是因為自己是客家人而去電影院拉高客家電影的銷售量，對她而言，她如果會看這些節目，只是因為巧合或是真的很好看，身為客家人的身分並沒有對她觀看這些節目造成影響。甚至，陳秀蘭還是認為閩南語對她而言較為親近些，如果跟朋友去唱歌，她點的都是所謂的台語歌，問及她會的客家歌曲，似乎一首都沒有，一些知名的客家歌也只是聽過卻不會唱。

當問及是否會願意延續客家傳統時，陳秀蘭則露出一臉無奈的表情，她認為，自己的客家話已經不太好了，也不會去要求別人，若是客家文化可以繼續延續下去，她當然會非常開心，雖然可以顯露出自己是客家人的具體動作她沒有做到，但是，她把客家人的精神傳承的淋漓盡致，而她也願意延續這份精神。(楊雅涵)

對陳秀蘭而言，沒有甚麼童年不童年，因為當時家裡務農，放學回家的工作則是洗米煮飯，幫家裡餵養雞隻跟豬，很少會出去玩，更因為家裡窮，晚上若要念書就必須點油燈來照亮課本，不能多加浪費。

她也提到小時候常發生的一件事，班上常常會有人沒錢讀書，要跟老師欠著錢，她自己也會經歷過沒錢念書的窘境，所以面對現代的小孩，她都會覺得他們很好命。還有一點與現在不同的則是，小時候陳秀蘭是與叔叔伯伯居住在一起的，

文化上大家已經漸漸同化了。而她就是一位很台灣的客家人。

最具體的例子便是觀看客家節目及電影，陳秀蘭並不會因為自己是客家人而特別轉到客家電視台，或是因為自己是客家人而去電影院拉高客家電影的銷售量，對她而言，她如果會看這些節目，只是因為巧合或是真的很好看，身為客家人的身分並沒有對她觀看這些節目造成影響。甚至，陳秀蘭還是認為閩南語對她而言較為親近些，如果跟朋友去唱歌，她點的都是所謂的台語歌，問及她會的客家歌曲，似乎一首都沒有，一些知名的客家歌也只是聽過卻不會唱。

當問及是否會願意延續客家傳統時，陳秀蘭則露出一臉無奈的表情，她認為，自己的客家話已經不太好了，也不會去要求別人，若是客家文化可以繼續延續下去，她當然會非常開心，雖然可以顯露出自己是客家人的具體動作她沒有做到，但是，她把客家人的精神傳承的淋漓盡致，而她也願意延續這份精神。(楊雅涵)



■笑容燦爛的陳秀蘭，是一名道地的客家女性。

(楊雅涵攝)

有一百元 最多只能花四十

當被問及客家女性的問題時，陳秀蘭很肯定並有自信的說：「我就是這樣的代表！」她大方的提出幾個她認為的客家女性特質，並說明自己確實是這類型的女人。一般人所認為的客家女性，多是勤儉持家、吃苦耐勞或者是傳統保守的，甚至，會被要求必須學會女工及幫忙家事，陳秀蘭同樣同意這樣的看法。不過，雖然自認自己是傳統的客家女性，陳秀蘭的家庭可沒有一般客家人所說的重男輕女的觀念，相反的，男女十分平等，客家女性持家及節儉的觀念，只是很單純的深根在她的腦海裡。

如果你問認識陳秀蘭的人她是一個怎麼樣的女性，大家的第一直覺都是：「她很愛乾淨！」由於目前並沒有工作在外，每天早上醒來，陳秀蘭便會到菜市場與攤販們相見，買完後便馬上回家煮午飯。除此之外她的生活休閒便是打掃，她會要求自己讓環境變的一絲不染，就算到朋友經營的店家裡做客，話一聊完，她便會

很下意識的拿起旁邊的抹布開始清潔，頗有以此為樂的感覺。

談到節儉時，陳秀蘭也有她自己的一套觀念，她認為買東西一定要有自己的預算，若是今天身上擁有一百元，最多只能花四十元出去。雖然這樣的生活很單調，但是，卻是很現實的寫照，她不用亮麗的外表，只要整潔乾淨便可，陳秀蘭以她的人生演繹出傳統客家女性的代表。

其實，如果沒有特別詢問，陳秀蘭從來沒有主動跟人說他是客家人，由於長期在閩南文化下薰陶，她的閩南話並沒有其他客家人講話時會有的腔調，反而非常道地，因此，很多認識她的人都以為她是閩南人。若是今天在因緣巧合下遇到同樣屬於客家人的人，她也不會有特別興奮的感受，最多只會很高興，這跟她的觀念有關，在她的想法裡，族群是非常平等的，她認為自己身為客家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但是不會有跟別的族群對立的感觉，區分閩客只是血緣上的差別，在

但是當自己跟隨時間流逝邁入現代後，則是一個人在南投中興新村購買房子獨自居住。過去與現代的時空差異，讓她知道，自己真的走過一段很漫長的人生。

雖然祖籍在芎林，但是陳秀蘭很小的時候便搬到南投集集居住，由於身邊會說客家話的人不多，加上父母並沒有刻意在家中使用客家話，在小學時期，陳秀蘭生活中的主要語言就只有閩南語。

「讓我聽客話我會聽得懂，但是讓我講……我已經忘得差不多了。」陳秀蘭用閩南語這麼說道，雖說自己也會講客家話，但是只會一點點，對於客家話的分類她並沒有知道太多，身邊多數的人都是講四縣腔及海陸腔，其他種腔調則並不太熟悉。其實，雖然身為客家人，但是從小時候開始，陳秀蘭的父母就沒有用語言來要求自己的小孩，甚至，連她的父母親及弟弟，也漸漸在日常生活中習慣使用閩南語，再加上南投當地國小會使用客語的小孩並不多，對於陳秀蘭來說，客家話實用性與普遍性跟閩南話相比已經遠遠落後了。因此，在她國小整整六年的時光，閩南話已經被社會及生活環境訓練得字正腔圓。

適應國語 閩南話不再是主流

然而，在她高中的時候，命運安排她回到自己的家鄉竹東念書，霎時間，生活周遭的客家人劇增，也是在這個時期，讓她不忘自己身為客家人的角色，重拾了以往很少使用的客家話。不過儘管如此，由於身邊的閩南人還是多過客家人，對陳秀蘭而言，閩南話的實用性仍然遠遠大過客家方言。

漫長的求學生涯結束，陳秀蘭在台北的遠東百貨找到一份工作，雖然中間曾被派往台東，但是這份工作一做便做了十幾年，相較於固定不變的職業，語言則在她的生活中又一次起了變化。

「雖然從小就有聽過人說國語，但是大家都是鄉下人，說出來的腔調總是跟都市裡的人不一樣。」陳秀蘭唏噓地說著，在台北工作的這段期間，她不斷矯正適應國語的正確念法，再加上政府的國語政策，閩南話似乎又不再是生活中的主流了，對她而言，這樣的語言變化其實是很緩慢的一個過程，她的生命中，由於不斷改變生活的地點，時間與空間的壓力下，經歷了三種不同語言的人生。